

曹雪芹·著
脂砚斋·点评



四大名著

紅樓夢

名家点评



NLIC 2970734826

上

中華書局



紅樓夢

上



中華書局

凡例

《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多：一曰《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作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鑿“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

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但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实愧则有馀、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风尘怀闺秀”，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

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

诗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0
第三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二字触目凄凉之至！林黛玉	17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26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32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41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48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56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64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69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74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79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83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89
第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95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01
第十七、十八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10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28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38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当得起。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44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52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61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67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175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84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192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99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208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215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20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26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231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35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41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48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254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263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合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269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275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283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289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撮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295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301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07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14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21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27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333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339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347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353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360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367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374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381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388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397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403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407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413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418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427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436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444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450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455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463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469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475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481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488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494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501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光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510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518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525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534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544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549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555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561
第八十三回	省官闹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568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575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582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589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595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601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607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612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617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622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628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634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641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647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653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661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667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672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677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祲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684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689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695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骢马使弹劾平安州	701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慚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706
第一百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712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718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725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733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伙盜	739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746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753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759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764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770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776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諫痴人	783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緣	沐皇恩贾家延世澤	790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799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谱则深有趣味。自古地步。
自首荒唐，妙！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于大荒山荒唐也。无稽崖无稽也。炼成高经十二丈、总应十二钗。方经二十四丈照应副十二钗。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合周天之数。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话。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眉批】妙！自谓落寞情根，故无补天之用。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锻炼后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学也！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慚愧。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竟有人问口生于何处，其无心肝？可笑可恨之极！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岂敢，岂敢！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岂敢，岂敢！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四句乃一部之总纲。到不如不去的好。”

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锻炼过尚与人踮脚，不学者又当如何？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妙！佛法亦须偿还，况世人之债乎？近之赖债者来看此句，所谓游戏笔墨也。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明点幻字，好！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奇诡险怪之文，有如髯苏《石钟》、《赤壁》用幻处。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自愧之语。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妙极！今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见此大不欢喜。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谚云：“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伏长安大都。诗礼簪缨之族，伏荣国府。花柳繁华地，伏大观园。温柔富贵乡，伏紫芸轩。去安身乐业。”何不再添一句云“择个绝世情痴作主人”？【眉批】



昔子房后谒黄石公，惟见一石。子房当时恨不随此石去。余亦恨不能随此石而去也。聊供阅者一笑。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可知若果有奇贵之处，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贵而居，究竟是无真奇贵之人。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书之本旨。枉入红尘若许年！慚愧之言，呜咽如闻。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诗后便是此石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到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或”字谦得好。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若用此套者，胸中必无好文字，手中断无新笔墨。却反失落无考。据余说，却大有考证。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先驳得妙。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将世人欲驳之腐言，预先代人驳尽。妙！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也！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所以答的好。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历代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先批其大端。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眉批】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剖刮，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转得更好。【眉批】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斯亦太过。只愿他们当那醉馀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



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余代空空道人答曰：“不独破愁醒盹，且有大益。”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本名。再检阅一遍。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断不可少。亦非伤时骂世之旨；要紧句。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要紧句。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要紧句。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此是第一首标题诗。**【眉批】**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甲午八月泪笔。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以石上所记之文。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是金陵。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妙极！是石头口气。惜米颠不遇此石。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开口先云势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街内有个仁清巷，又言人情，总为士隐火后伏笔。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世路宽平者甚少。亦凿。人皆呼作葫芦庙。糊涂也。故假语从此具焉。庙傍住着一家乡宦，不出荣国大族，先写乡宦小家，从小至大，是此书章法。姓甄，**【眉批】**真。后之甄宝玉亦借此音，后不注。名费，废。字士隐。托言将真事隐去也。嫡妻封氏，风。因风俗来。情性贤淑，深明礼义。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见其根源不凡。家中虽无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本地推为望族，宁、荣则天下推为望族，叙事有层落。只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书之朝代年纪矣。总写香菱根基，原与正十二钗无异。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所谓美中不足也。只有一女，乳名英莲，设云“应怜”也。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热日无多。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是方从青埂峰袖石而来也，接得无痕。且

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妙！所谓“三生石上旧精魂”也。【眉批】全用幻。情之至，莫如此。今采来压卷，其后可知。有绛珠草一株，点“红”字。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时有赤瑕宫点“红”字、“玉”字二。【眉批】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极！神瑛侍者，单点“玉”字二。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眉批】以顽石草木为偶，实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此之谓耶？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饮食之名奇甚，出身履历更奇甚，写黛玉来历自与别人不同。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妙极！恩怨不清，西方尚如此，况世之人乎？趣甚，警甚！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总悔轻举妄动之意。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点“幻”字。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又出一警幻，皆大关键处。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到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观者至此，请掩卷思想，历来小说可曾有此句？千古未闻之奇文。【眉批】知眼泪还债，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说得出。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除不及一人者，盖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陪他们去了结此案。”

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若从头逐个写去，成何文字？《石头记》得力处在此。丁亥春。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浊，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则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只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到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隐屈之至！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又点“幻”字，云书已入幻境矣。便强从手中



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那牌坊上大书四字，乃是“太虚幻境”。四字可思。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叠用“真”、“假”、“有”、“无”字，妙！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醒得无痕，不落旧套。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梦中之事便忘了对半。妙极！若记得，便是俗笔了。又见奶姆正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斗他顽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所谓“万境都如梦境看”也。那僧则癞头跣足，那道跛足蓬头，此是幻像。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

及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哭起来，奇怪，所谓情僧也。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眉批】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去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着女儿撤身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是：

惯养娇生笑你痴，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菱花空对雪澌澌。生不遇时。遇又非偶。

好防佳节元宵后，前后一样，不直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便是烟消火灭时。伏后文。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们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眉批】佛以世谓劫。凡三十年为一世。三劫者，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个人必有来历，该试一问，如今悔却晚也。”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隔壁”二字极细极险，记清。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假话，妙！表字时飞、实非，妙！别号雨村者，雨村者，村言粗语也。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胡诌也。原系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又写一末世男子。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又夹写士隐实是翰林文苑，非守钱虏也，直灌入“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一回。当下雨村见了士隐，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炎也。炎既来，火将至矣。士隐忙的起身谢罪道：“恕诳驾之

罪，略坐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朗，八字足矣。【眉批】更好。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羞花闭月”等字。这是雨村目中，又不与后之人相似。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今古穷酸色心最重。那甄家丫鬟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穷贫，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是莽、操遗容。【眉批】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得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穷亲友，想定系此人无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头两次。【眉批】这方是女儿心中意中正文。又最恨近之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今古穷酸，皆会替女妇心中取中自己。便狂喜不禁，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也。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再去邀。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写士隐爱才好客。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头顾他两次，自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这是第一首诗。后文香奩闺情皆不落空。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

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曰：

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表过黛玉则紧接上宝钗。前用二玉合传，今用二宝合传，自是书中正眼。

恰至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雨村忙笑道：“岂敢。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诞至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寞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谬爱，何敢拂此盛情。”写雨村豁达，气象不俗。说着，便同了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慢饮，次渐谈至兴浓，不觉飞觥限斝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号一绝云：

【眉批】这首诗非本旨，不过欲出雨村，不得不有者。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社于秋



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

时逢三五便团圆，是将发之机。满把晴光护玉栏。奸雄心事，不觉露出。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士隐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这个“斗”字莫作升斗之斗看，可笑。雨村因干过，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四字新而含蓄最广，若必指明，则又落套矣。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可能到者。”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战，方不负兄之所学也。其盘费馀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眉批】写士隐如此豪爽，又全无一些粘皮带骨之气相，愧杀近之读书假道学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写雨村真是个英雄。那天已交三更，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是宿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京，使雨村投谒个宦家为寄足之地。又周到如此。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写雨村真令人爽快。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因士隐命家人霍启妙！祸起也。此因事而命名。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个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眉批】喝醒天下父母之痴心。看看一月，士隐先就得了一病。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搆疾，日日请医疗病。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眉批】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土俗人风。其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去！直烧了一夜，方渐渐熄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粮夺食，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眉批】托言大概如此之风俗也。虽是务农，家中都还

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所以大概之人情如是，风俗如是也。幸而士隐还有折变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做等语。此等人，何多之极！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悲痛已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可巧这日拄了拐，挣挫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狂落脱，麻屣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是：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说：“你满口说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宿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宁、荣未有之先。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宁、荣既败之后。
蛛丝儿结满雕梁，潇湘馆、紫芸轩等处。【眉批】先说场面，忽新忽败，忽丽忽朽，已见得反覆不了。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雨村等一干新荣暴发之家。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宝钗、湘云一干人。如何两鬓又成霜？黛玉、晴雯一干人。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熙凤一干人。【眉批】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倏恩倏爱，倏痛倏悲，缠绵不了。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甄玉、贾玉一干人。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眉批】一段石火光阴，悲喜不了。风露草霜，富贵嗜欲，贪婪不了。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言父母死后之日。柳湘莲一干人。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眉批】一段儿女死后无凭，生前空为筹画计算，痴心不了。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贾赦、雨村一干人。【眉批】一段功名升黜无时，强夺苦争，喜惧不了。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贾兰、贾菌一干人。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总收。【眉批】总收古今亿兆痴人，共历幻场幻事，扰扰纷纷，无日可了。反认他乡是故乡。太虚幻境、青埂峰一并结住。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语虽旧句，用于此妥极，是极。苟能如此，便能了得。【眉批】此等歌谣，原不宜太雅，恐其不能通俗，故只此便妙极。其说得痛切处，又非一味俗语可到。